

今年3月,南京大学学生袁泽寰、南京师范大学学生戎麾成为南京首批大学生人大代表,开始了为期5年的栖霞区第十七届人大代表历程。他们也成了当时的新闻人物。半年过去了,这两个学生娃怎样适应大学生和人大代表的双重角色?同学们眼中,这两个代表当得咋样?

现代快报记者 常毅 见习记者 余乐

南京首批大学生人大代表履职半年 对走基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目前他们都在修改调研报告

问:两位代表过得好吗? 答:哎哟,忙着呢!



出门时,她微笑着伸手示意别人先走;坐下来聊起工作,她的眉宇间流露出焦虑。“我很想把事情做好,很怕辜负同学们的期望。”她说。过了一会,她又笑起来,“我算是强迫症么?哈哈。”



他个子不高,粗粗的眉,浓郁的西北口音,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。他性格大大咧咧,颇受周围人“爱戴”,是个痴迷代码的“学术帝”。

戎麾 “小螃蟹”闯世界 连购物都变得像男人

自从当了人大代表,同学们各种“吐槽”

在被选为栖霞区人大代表之前,戎麾已经非常优秀了。她以专业第一的成绩,被保送为南师大外国语学院亚非语言文学学术型硕士。本科5年,几乎囊括了学校所有的奖学金项目,并多次荣获社会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,还被评为栖霞区“十大青年先锋”。当初,她是以76.6%的得票率,被选为区人大代表的。常年参与社会活动,24岁的戎麾看上去比同龄女生要成熟不少,待人接物大方得体。

但这并不能掩盖她的焦虑。“我怕辜负同学们的期望。”她重复了一遍。她是同学们选出来的,大家希望这位“代言人”,能帮大家解决各种问题,于是有了各种“吐槽”。比如,食堂菜价能不

能低点,宿舍电费能不能再降点。“同学们说,你是人大代表嘛,你一定能搞定的。”这让戎麾感觉压力很大,“我只能收集民情向学校反映。”

戎麾的眼圈有点发黑。“最近这段时间尤其忙,要修改调研报告,老师又布置了作业,要做团总支活动策划,给新生培训讲座做主持,还要考试……”她抓了抓头发。“很多事在眼前,感觉压力很大。”她按轻重缓急,熬夜加班完成,连续几天,都到凌晨两三点才睡。

每个月平均有十来天时间,她都花在人大相关工作。她没时间像其他女生一样逛街,她购物的风格更像一个男人,“走到就买,买完就走。”

离下次两会还有两个多月,她已想好了建议

人大代表的职责之一,是倾听民意、收集民情。今年暑假的大部分时间,她随所在的小组去街道、社区调研基层医疗问题。因为她是学生,“总担心自己说话没人在意”。

大部分时间呆在校园,也让她渐渐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调研方式。“不能太刻意。”她打了个比方,“比如对人家说,我们来调研了,你们有什么问题要反映的。”

“我和同学们一起生活、学习,同学随口说的意见,就是民情民意,随时随地都可以收集。”她还自己设计问卷,发放给同学。比如,男女厕所的数量比例是否合理。

学校正门口的红绿灯设置存在安全隐患,她听同学说过,后来自己过时也发现,从南往北过斑马线,绿灯亮时,西面过来的车左转弯道同时也变绿灯,同学们过马路,要么和车争道,要么闯红灯。“真的很危险,我打算反映下。”

距离明年栖霞区“两会”的召开还有两个多月时间,戎麾已经想好了建议。“就是灾情演习。”她说,仙林高校云集,宿舍楼很多,学生很多,一旦发生意外,而大家没有逃生经验,会慌成一团,“到时我会提出建议,在仙林高校多进行灾情演习,万一发生意外,也能将损失降低到最小。”

网友喊她“丫头片子”,她想证明自己

戎麾经常上网,并且会注意网友对自己的评论。“看到有人说,一个丫头片子,能干啥。”这让她感觉很无奈,同时又很不服气。“我想做点什么,给质疑的人看看。”

戎麾出身于安徽巢湖一个工人家庭,是独生女。没做人大代表之前,她一直在做家教。父亲去世后,她挣的钱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。做人大代表后,她继续做家教挣钱。“每个星期做一到两次,每小时30元。”最近一次回家时,她把攒下的2000元给了

妈妈。但对这个,她轻描淡写,不愿多提。

戎麾是巨蟹座。这个星座的符号是一只顶着硬壳的可爱小螃蟹横行的模样。但觉得自己更像是处女座,“追求完美,但又担心事情做得不够好。”她觉得大概是父亲的影响,做事情比较挑剔,“而且交给别人做的事情总是不放心,一定要自己再问一遍。”

她把这总结为“强迫症”。“会不会看起来像个怪人?”她又笑起来。

袁泽寰 调研报告要返工 “学术帝”也抓狂

自从当了人大代表,“代表”就成了他的外号

“代表!上自习啊!”“代表!跟校长说说,给我们涨助研费吧!”校园里,到处都有跟他打招呼调侃的同学。袁泽寰的嘴角牵出一抹略带羞涩的笑,“我算是出了名了。现在身边但凡认识的人,都会喊我‘代表’。刚开始很别扭,后来才慢慢习惯。”

刚当选上区人大代表那会儿,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谦逊地说:“我不是什么风云人物,之所以当选上,可能和人缘好有关吧。”

同为栖霞区人大代表的戎麾说,有次,他们一起参加调研小组会议,回仙林大学城路上,他不时着急地看手机。“我还以为他遇上什么难事了,一问才知道,有个同学要毕业返乡,他怕来不及去送。他这个人啊,即便通宵赶代码,也不忘同学嘱托的事情。”

“男孩子嘛,蛮粗心,总丢三丢四的。”熟悉他的舍友说,有阵子,他接连丢

手机,在QQ空间里自嘲没RP(人品)。

可有关“人大”的事,粗心的“代表”一点不含糊。今年暑假,他应邀帮助学弟学妹们进行社会实践,从拟题到结题,他一遍遍地修改调查方案和问卷。盛夏,既要修改调查方案又要准备全国挑战杯比赛,两个月下来,额头上长了不少小痘痘,他对调研的结果还算满意,“虽然别人有点要官腔,但还是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。”

“平日里,他很忙”,身边的同学说,“马上就要去大连参加计算机大会,系里作业很多,他打算在飞机上写作业。”

“两会”过后,仙林街道代表团开展了多次活动,“只要是人大那边有事,手头的事情我都会暂时推开。”

被保送为本校硕博连读后,导师一直希望他好好钻研学术,“可有时分身乏术。”还有人劝他,人大代表只是一个社会身份,要分清主次,被他一笑置之。

不熟悉地名不懂方言,调研吃了不少苦头

在周围人眼里,他还是个头顶多层光环的“学术帝”:南大计算机系研究生、全国计算机协会的的优秀大学生、年级思想工作助理。不过,“学术帝”也有犯难的时候——“做调研报告可比写论文难多了。”

扛不住了,他就在QQ空间里“吐槽”,“调研报告,杀了我吧!”

下基层调研,“代表”吃了不少苦头,很多地名都没听说过,跟农民交流也听

不懂方言,“只能逐个上网查。”

为了调查栖霞地区养老保障状况,他把全国的养老状况都查了一遍,可报告还是要返工。“组长嫌我写得太空泛了,还是要融入困难群体和他们交流。”他指着桌上的一沓厚厚的纸张对记者说,“一份调查扎实的报告,一次深入基层的活动,往往能直指人心。”这也是他在调研过程中悟出来的道理。

小事做好了,才有更多人来找你倾诉

刚当选那会儿,有时他会感到茫然。身边不少同学来找他“吐槽”。“宿舍旁边在施工,特别吵。”“校园的臭水沟什么能清理干净啊?”“有条路夜晚怎么不开路灯?”同学每每问他时,袁泽寰都不知该怎么回答。“难道这就是一个人大代表需要做的事情吗?我不是校领导,这些事情需要我解决吗?”

一次,他打开邮箱,把这些问题反映

给学校领导。让他没想到的是,领导竟然回复了,合理的建议也得到了采纳。“以前总想着解决大问题,事实上,人大代表就是要从最基层做起。”

“只有你做到了,解决了,别人才会信服你。下次有了问题,才会向你倾诉。”袁泽寰嘴角向上翘起,“现在就是想扎扎实实地投入基层调研中,把该做的事情做好。”(本版图片均由当事人提供)